

津涯方且惕然震悼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甃者巧以鈎拒者憚以黃金拒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憚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甃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為之也唯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

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進

念

黃帝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吕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

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痲痺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痲痺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為物可轉而反莫適為及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撮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撮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檠株駒執臂若

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痲痺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

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服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為物捨甲織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以託之承蜩也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逆則物物皆然矣奚止

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為者乃為其所容察則吾之脩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為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壁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獨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解曰我之所以為物累物之所以能為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為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為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燻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胃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故物莫之能破爾今則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破之

魏文侯問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于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閉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矣不為之子夏曰利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為和匪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為而非理有則有破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閉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于夏之未能利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為此者非不能也不為爾夫不能者固不為矣能而不能不為是為能之

所使必不能為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為或為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斯無不能為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閉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燒水弱金堅火煨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烏能逃其他人為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合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鳥乎往而不可欲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為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為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感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感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歟衆卑而無碑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文而無實猶有碑而無碑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為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直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句數矣吾見惟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惟子乎不報不止是殆見吾杜德義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潛為淵止水之潛為淵流水之潛為淵溢水之潛為淵沃水之潛為淵沉水之潛為淵雍水之潛為淵研水之潛為淵肥水之潛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特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冲莫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經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入雖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旋或止或流或溢或下溜而為汰或旁出而為汎或雍而復入或研而流行或出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冲莫朕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地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偽之於真猶兩雪之見視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

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豈宜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為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憂食糲如食人於事無親雖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份然而封我故曰壺以是終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為其妻憂食糲如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雖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具獨靈也份然而封我則萬變雜然而其御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且萬世而不易也列子追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真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
美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
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
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
之外鎮哉若夫內於實智不能自解物有
結之便辟成尤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
患矣整亂也謂所患眾至也齊中央之國
任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
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
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也
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手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手頤
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
跣而走則未能然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
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于處
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
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
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播而本
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被所小言
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
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
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
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
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
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
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攝汝精

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
曰拙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俱淪於
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信詹安
能為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
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澶湫中梯
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
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天子聞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
精不得其真進澶湫中梯脫履膝行凡以
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蓋離為目而圍二神之所託也得道
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
於眉睫之間故揚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
正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

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莫有於

睚眦哉

楊朱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中御舍者避席煬者避窻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

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遠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

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妻者非

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

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

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己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己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

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

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粥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

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

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担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蓬目豺聲虎頭燕領戴之近史為可考者斯言體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感於淺智不悟童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鵬鴟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矣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畫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

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木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匿焉將限其食怒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誰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芋名實不虧特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誰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偽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飲於朝而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為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為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為然也霸者驩

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眾狙之喜怒為感則物物皆感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眾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眾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感矣故以人而笑眾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感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芋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匿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鷓鴣十日而問鷓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影鷓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感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鷓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鷓矣其德全矣異鷓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鷓木言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鷓為善聞之言虛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凌物之志雖未嘗見鷓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聞則曰未也猶應影鷓則能不惜其氣顧影之所謂則應之爾猶疾視而感氣則弗迷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感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聞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鷓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鷓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鷓雖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感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鷓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

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翔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疾言曰寡人之所以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雖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為若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趙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蹠足瞽放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

我也其意疑若不可達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奸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為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為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

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為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遺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為聖人之餘事謂之為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為不足為也亦云聖人

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直之所為爾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設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為德矣皇降而為帝矣而黃帝為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愚為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已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之至變為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禁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為即黃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

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逆梁喬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病癘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為宗原缺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揚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淪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揚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